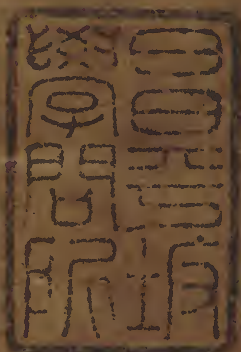


津逮秘書

東觀餘論

上



內閣文庫			
三七函	三一六號	漢書類	
五架	一七八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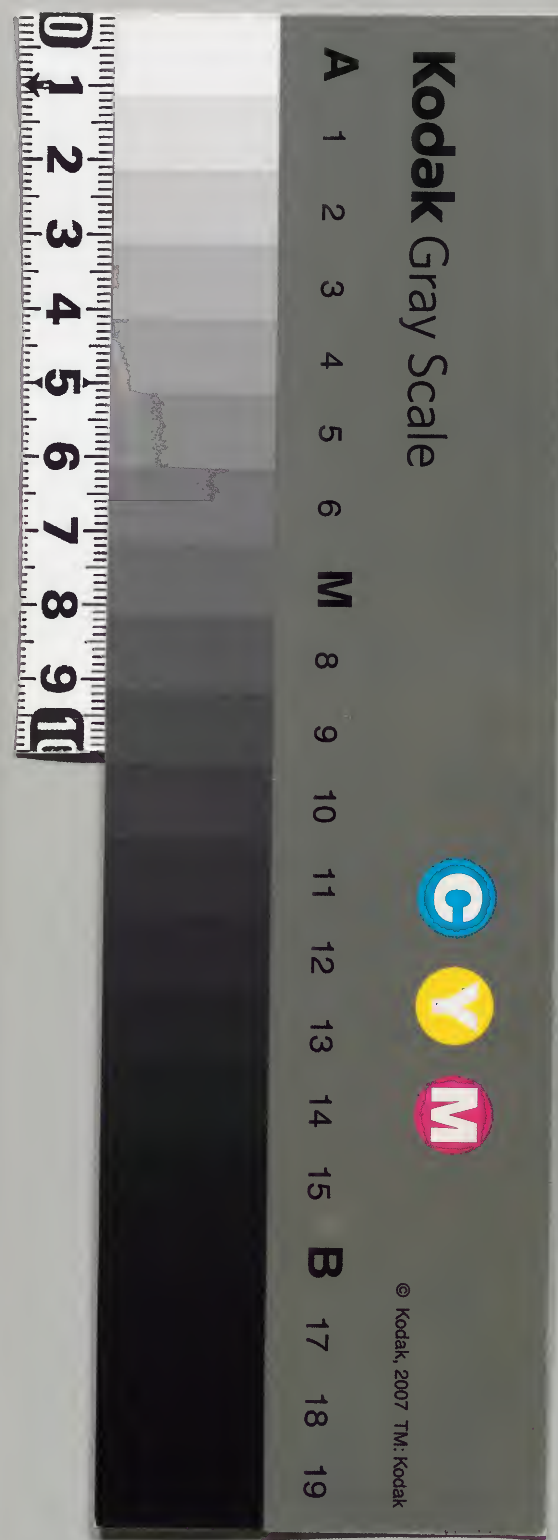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 (69)
函號	371 2

六十九

69

第...

九



東觀餘論卷之上

法帖刊誤敘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淳化中內府既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

詔緒正諸帖著雖號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又昧

古今故祕閣法帖十弓中璠珉雜糅論次乖譌世

多耳觀遂久莫辨故禮部郎米芾元章筆翰妙薦

紳間在淮南幕府日嘗跋弓尾作數百語頗有條

流但槩舉其目疎畧甚多故諸部中或偽蹟甚著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闕別稍久帖之類有雖審其僞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爲唐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昭然而不能辯者若以田疇字爲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爲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貢

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豪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誤凡論真僞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大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東觀餘論總目

宋武陽黃伯思長睿撰

明古虞毛 晉子晉訂

卷上

法帖刊誤上

第一帝王書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第三晉宋齊人書

第四梁陳唐人書

第五雜帖

法帖刊誤下

第六王會稽書上

第七王會稽書中

第八王會稽書下

第九王大令書上

第十王大令書下

米元章跋祕閣法帖

附

記與劉無言論書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漢簡辯

銅戈辯

鷓鴣賦辯

古瓦辯

王敬武書辯

汝州新刻諸帖辯

二館辯

張仲匠辯

古器辯

永建石章辯

杜子美詩筆次序辯

論飛白法

論臨摹二法

論弓字

論黃陵碑二女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論書六條

論虞書千文

論張長史書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秦昭和鍾銘說

商著尊說

商素敦說

商山觚圓觚說

商狸首豆說

周史伯碩父鼎說

周舉鼎說

周宋公鼎說

周方鼎說

周寶彝鍾說

周雲雷鍾說

周鬯周洗說

周一柱爵說

周雲雷竿說

周螭足豆說

周素盦漢小盦說

宋甞鍾說

漢金罍說

漢螭文甌說

漢象形壺說

漢小方壺說

漢漏壺說

卷下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跋四皓碑後

跋千祿字碑後

跋逸少破羌帖後

跋黃庭經後

跋陳孝義寺碑

跋蘭亭傳後

跋白傅書後

跋文會圖後

跋李邕鄆撰御書閣記後

跋崇寧所書真誥冊後

跋真誥書秦漢間事後

跋祕閣續法帖後

跋杜正獻公草書後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畱題後

跋鍾虞二帖後

跋仁智圖後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跋韋鷗十馬圖後

跋晉人帖後

跋破羌跋尾弓後

跋所書真誥數紙後

跋摸本王逸少尚書中書帖後

跋世說第三弓後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跋世說新語後

跋百家詩選後

跋章草急就補亾後

跋右軍甘蔗帖後

跋右軍論諸葛昏書後

跋蜀道圖後

跋輞川圖後

跋景福草書弓後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跋蘇顯道求章草弓後

跋藏真書後

跋吉日圖後

跋章草仙真詩後

跋石晉熊暉詩後

跋蘇氏篆後

跋蘇氏書後

東觀餘論

總目

及古閣

跋蘇氏遺蹟後

跋海陵志後

跋昌谷別集後

跋溫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跋九詠後

跋祕閣第三弓法帖後

跋舊題破羌帖後

跋張天覺書後

張丞相書附

跋洛陽九詠瞻上清後

跋法帖逸少書後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跋寶篋經後

跋華嚴經後

跋張長史帖後

跋摹逸少帖後

東觀漢記 卷之八 漢書

跋藏真書後

跋錢氏書後

跋玉谿集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十七帖後

跋輞川圖後

跋陶淵明集後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何水曹集後

跋王易簡玉仙傳後

跋穀梁傳後

跋三蕭碑後

跋顧誠奢書呂肅公碑後

跋楊少師詩後

東觀漢記

總目

卷之八

跋黃庭經後

跋孔耽碑後

跋袁仙夫帖後

跋高彥休闕史後

跋何璧書後

跋段太常語錄後

跋集逸少書聖教序後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後

跋王大令帖後

跋張閔道草書後

跋四皓碑後

跋細字華嚴經後

跋陶華陽書後

跋盤綫圖後

跋趙韓王書後

跋江南藏真書後

跋龍眠九歌圖後

跋劉向列仙傳後

跋索靖章草後

跋王晉玉所藏韋鷓馬圖後

跋王方慶押尾後

跋西京雜記後

跋步輦圖後

跋絳帖子敬書後

跋法書五帖後

跋周陽侯家甌文後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跋陶徵士集後

跋真誥衆靈教戒條後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跋定本古器圖後

跋漢舊儀等書後

跋唐人書後

跋開第所藏張從申書慎律師碑後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跋雒陽伽藍記後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跋玉笥山清虛館碑後

跋章草彌陀經後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跋所書十七帖後

跋古文韻後

跋黃庭內景經後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

跋鍾繇賀捷表後

同前

跋章草鷄林紙弓後

跋草書洛神賦後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跋王子敬帖後

跋楞嚴白繖蓋後

跋北齊勘書圖後

跋案樂圖後

跋織錦回文圖後

跋錢鎮州回文後

跋張曲江集後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跋寶王論後

跋施真人集後

跋滕子濟所藏貌圖後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跋李西臺書後

跋所書詩軸後

跋唐建中告後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跋孔穎達碑後

跋瘞鶴銘後

跋瘞鶴銘後

跋桓宣武傳後

跋金樓子後

跋逸少昇平帖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按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論漢晉碑

論靈臺碑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校定楚詞序

校定焦贛易林序

校定師春書序

東觀餘論總目終

法帖刊誤卷上

宋 黃伯思長睿父著

第一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
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
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
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誤矣然
此書亦前代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徑

以此辯之未中其病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
僕案省啟帖與後譙王帖雖在疑錄似非一家書
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
也然皆後人依放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
爲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荅真誥云公至山下
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
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
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
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
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
使之別名耳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破壩數朝三草書筆勢糾繞若一其僞不疑
僕幼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末有白字皆連名作點
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
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尔無別固疑其僞是時

宿輩長者或謂不然後觀竇泉書賦始知七賢帖
果李懷琳僞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
名梁武廟號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爲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祐晉平王
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爲休祐蓋用牘轉寫
之訛當以祐爲是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
申江王元祥薨卽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
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爲
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甄韞多材帖亦高宗書中
云聊以示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
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甄韞
多材慈淡善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
者以此後有荅進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
宗書此數段竝誤入太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弓陳永陽王伯智書誤錄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据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而無叔懷其彙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岳陽王也蓋摹傳之變

弟二漢魏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畜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

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咎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蹟永絕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非漢

尚書宣示鍾書真蹟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
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
脩平日所寶并入棺真蹟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
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
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寘此長風范母子
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

皇象文武帖蓋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
督軍御史弟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
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
毅蓋作史者避晉諱當以此爲是五將三門下當
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摠茲
三事謀則咨詢無日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
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
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後無所觀先公高
節永越可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蔡邕輩竝賦

詩送永獨彪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爲莫尚也全章見東漢書此段軼之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真得其筆勢云皇象後章草一表蓋唐人僞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鶴雀賦同皆非真蹟至若孫皓上晉武表亦章草書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畜與二鍾虞松三帖爲一弓珉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婉雅與此有間矣此亦無後五字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真米以爲僞者蓋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然施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真誥中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也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弓數朝等僞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中有云頓乏勿勿按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穢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

之殘闕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趨民事
 故恩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爲長
 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爲恩
 字彌失真矣按祭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
 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
 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
 翰耳

弟三晉宋齊人書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爲媿子作案江淮之間謂
 母曰媿此云媿子未知目何戚也尔足云媿媿安也
 庾翼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按翼嘗爲陶侃太尉府
 從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啟也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
 來况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
 帖僞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
 俗語耳

晉劉超爲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別其僞甚矣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晉大誤王著敘王坦之書列于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廼述子

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非通古甚那至尔

川本去此

七字意非字下有字

劉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旣不肯書太極殿榜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草帖非

真與王廙二十四日帖無異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皆真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蹟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

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真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禰率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廩每寶玩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存今所錄惟一紙耳摹傳失真無復意象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蹟可判其偽矣山濤啟事與李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啟事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此卷偽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馬攸劉穆之王劭王廞張翼陸雲羊欣卞壺謝發與前杜預一帖及劉超劉瓌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偽作

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偏小蓋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爲勝

王僧虔兩啟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啟同書聲信不虛得

弟四梁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嶷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

確也其書孝經一章亦近世僞體非江左書阮研帖亦然

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筆下徐偃信篤論也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張知常以爲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者僕嘗攷之信然按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

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旣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未有兼此官者及觀字勢亦數褚作嫵媚態其僞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真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敬體以前帖視之猶蓬葭倚瑤林也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庾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爲之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

陸柬之帖云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懸心得藥書散勢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人帖不尔效其語作此耳薄紹之宋世爲丹陽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此卷目爲唐人謬甚矣

第五雜帖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世者歧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也李斯書米云不知何人書僕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畧云驚逋復田疇闢教以耕耨故爲政可期月而致寬之則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爲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

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廼今漢碑中字是也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宋儋唐明皇帝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勢王著錄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爲遠古人故與斯邈竝列其誤至此儋有嵩山圭禪師等碑傳于世字亦不甚工

田翻入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泉述書賦如
皇人筆法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僞蹟也

此與師帖尤疎謬按梁蕭子雲荅武帝敕云臣管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尔已來自覺功進此僞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適媚皆竊取子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

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
名鑠字茂猗旣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
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僞不疑又前輩論此帖以其
敕字從力館從舍爲僞未中其病蓋自二王以來
譌字甚多陳爲陣策爲筴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
此定真僞也

隋詔書中敬字缺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
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爲僞帖非也梁武帝書評乃
命袁昂作者其荅啟云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愚
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
法如前此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昂不以書名而評
裁諸家曲盡筆勢然論者以其評張芝書云如漢
武愛道憑虛欲仙則欲仙而已至况薄紹之書乃
云如仙人嘯樹則真仙也爲此擬失倫此亦一病
也寫此者字法局束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
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亦不至尔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爲歐陽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導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白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烈問荅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相接誤寘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

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章草豹奴帖筆法同

移屋有意適閒曠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蓄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僞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或以爲逸少則過矣

法帖刊誤卷上

法帖刊誤卷下

第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至慰馳疎

或作疎

耳中間諸帖除穆松及

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竝近世不工書者偽作耳非特筆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不待觀筆蹟已可辯之

酸感至比加

一作和

下及宰相并噉豆鼠伏想媿等

亦偽作蓋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癯等語

廁其間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郝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郝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偽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章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放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比從下云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

字下皆亡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輩以爲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爲僞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僞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賈曾文也

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遇信恩遽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尔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

追尋帖米以爲大令書非也字勢園緊旣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內有此語固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唐人縱筆臨放非摹搨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朱處仁帖在十七帖間其中有云徃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謂荅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遂誤讀爲徃得其書信殊不知信者乃使人也自連下語非若今之所謂書信也第一篇晉武帖中已詳辯之

第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久當至洛是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

云得仁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穀家所畜
逸少破羌帖中所書事正同其帖云知虞帥云桓
公以至洛卽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畧始
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畧實著自當求之於
古真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
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爲定今以書示君
僕嘗言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
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

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
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遯迹山水間宜不復以
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畧悲舊都之始
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
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
歎此帖草法極工惜不載法帖間故附見此條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正
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

以政代之後人相承敷之非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從洛帖皆僞如初月有云羲之呈耳願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僞作弟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千字格韻與此正同

十月七日帖米以爲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蓋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廁

其間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大小佳也知此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放中有云不易可得過夏知有患者早藥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僞

荀侯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如

初月帖

劉次莊釋云安好音信那可遇得歸洛也

淡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羲之白

耳帖不論可見其偽

僕近脩小園子姝佳帖米以爲子敬書僕謂處動
靜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
與後迴姝

弟八王會稽書下

羲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姝惡末云因緣不多亦
近代所爲耳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

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千古干溼之干今人以淡作
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今人所作
闊轉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阮公故
尔一帖非逸少書

蒸溼帖米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蓋結字殊不同詞
亦與晉體

修齡王胡之也重熙郗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
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

都督表亦復常言耳按翼之鎮荊州以石虎衰暴
婁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
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
之此舉朝論弗以爲然故逸少以爲常言及聞其
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
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爲當猶趙充國之計罕
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
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

十倍之氣而蔑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
所書進鎮帖唐張彥遠載於書錄今聞在王仲脩
家

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
中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
爲屬郡旣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
豈復尺牘間自彰其逋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

真如以就勞爲能勞小却爲小都皆轉失草法也
適欲遣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正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草
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
日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
條今官法帖有其十五散寘逸少書三卷中又續
法帖有五而邛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顛天鼠
膏四果種虞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

卷者傳摹殊精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
此邛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僕按十七帖有云去
夏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卽
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卽知此帖
蓋與周益州矣自咎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
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間蜀事爲多是亦應皆與
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以爲與桓溫而已
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云來禽簡寄桓

宣武不知何據案此帖有云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遼絕與書不當尔耳然當時真長子猷輩猶媿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益無足怪溫飛卿詩云畫圖驚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坐寶非一世也

第九王大令書上

此卷王大令部僞者最少相過無復日借匪獻之韻自可賞

鵝還慰姊意帖鵝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鵝卽逸少所愛之鵝甚可鄙笑二十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息帖云賴消息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爲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敘者

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爲逸少作曾字之誤
借使摹入行中則害理矣案古蘭亭敘本二十八
行至第十四行間特闕者蓋接紙處而不與知字
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
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
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
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案晉史逸少本傳
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敘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

無曾字蓋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贖減注
缺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真矣今
法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旣殊體不
綴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與號
子母體如第五卷近世僞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
觀之使人澹慨

靜息帖云礮石淡是可疑事兄熹患散輒發癰散
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礮石是性極熱有毒故

云淡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
 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
 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瑩又今洛
 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
 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暖氣其烈
 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

異苑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
 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礬石而石生熱

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太墓內有

礬石滿瑩

此段本草

誤列在礬石部

此云劉表登障

山當別有出

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為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
 在此耳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
 算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索耳比者忉怛當
 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法帖無此四十三字
 又其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

失多矣

奉對帖云方欲與婦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案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室郗曇女也郗氏自太尉鑒後爲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郗因讀爲卻詵之卻非也卻詵乃春秋晉大夫卻穀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旣異音讀迴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郗卻二姓遂不復辯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魯聖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香染郗郎亦誤讀也今因郗氏帖聊尔及之以糾俗繆

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蹟又是算年適美之時今此卷中亦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于世佳者尚多如乞假表庾公帖周姉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字

等帖官帖中皆遺之僕頃以韻語題河南王氏所
 藏子敬帖云君家大令書盈紙筆勢翩翩趣多媚
 雖云杳拖如少年豈至拘攣同餓隸會稽七子五
 知名此公風槩尤超詣太極璇題猶重書謂不書太極殿
 榜榜一時凜凜標英氣半袖精裓眾爭求數幅新帚
 世尤貴當時親遇得已難况復傳今僅千歲龍珠
 歸浦劍還津此帖君藏真得地才披尺許目增明
 鸞跂鴻驚欲飛逝硬黃響搨若傳吾完碧摹刊願

垂世聊尔以記大令書事漫附于此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
 語但筆勢疎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中云
 仁祖欲請為軍司案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
 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
 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
 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後
 玄度何來遲亦此類

薄泠益部二帖米以為歐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部字為益郎蓋下接着舊傳字此帖蓋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詠史詩鬱鬱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

一月二十九日黃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第十王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為張長史書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案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

晉世清韻真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軍帖詞

耳張彥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卷亡其半其上畧

云汝決欲來下

張錄於來下之字下有二十九字續帖畧同

上方大枋

想汝不過數枋足人方足

張錄云人力當粗足

不果尔可白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

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殊應模矩蓋王氏子

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

來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真輩偽作或自書二王帖語耳與弟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人依放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耶又服油帖云不至絕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

佳非王氏帖明甚

帖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邪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偽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弟五卷章草不可爭鋒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此段世字闕中畫蓋唐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集法帖時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互置之

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媿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鵞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筆僕觀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真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鵞羣竝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蓋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鵞而山陰曇曜

村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傳會作是帖耳案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相去亡慮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其僞可無疑又按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予前所按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要非臆決目論蓋書雖小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匪易然天下理當爲天下士言之真賞難遇豈獨論書哉

法帖刊誤卷下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
內府帖且以米老跋尾辨之憺其疎畧遂著
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真贋了然誠前
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
題吾家大令帖見於弟九章云政和甲午正
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玉題於開封尹廳之
東齋

川本無

余待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真
易識蓋了然知其僞者十九而後乃知黃子
之作此書拔賞者寡而撻擊者多故有以也
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察真贗品
藻高下水墨之間毫釐千里則非書家者流
心知其意未易不惑余是以道余所見於天
祿者使世知其論刺之嚴如此皆不妄也政
和五年三月中澣襄陵許翰崧老跋

川本無

米元章跋祕閣灑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拙定爲灑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僞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灑若篆籀體若飛動

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
 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
 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
 一帖不知為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
 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
 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壽徐浩子能別書
 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息而得之
 粗分真偽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

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
 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靄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息
 陶弘景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
 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躡間游而不害元
 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漫士米芾元章書
 弟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竝一人手寫偽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弟二

張芝後一帖是前五帖竝張旭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皇象後臣象言同章帝

一手偽帖王廙二十四帖同上謝安前一帖是後

六月帖同上

弟三

庾翼已向帖杜預親故帖王循司馬攸

王劭劉瓌之劉穆之王廞張翼

陸雲山濤卞壺謝發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

弟四

阮研蕭確竝同章帝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偽

帖餘皆真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偽作

弟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程邈與章帝一手蔡琰同上何氏

二帖歐陽詢敬祖鄱陽二竝子敬孤不度德亮

白二竝諸葛書懷素同程邈既移屋足

下竝羊欣未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知欲差涼比奉對兄靈

伏想嫂宰相安和又不能疾不遐

夫人想大小知足下連不快智永小佳

是月也吾昨得張旭追尋子敬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劉釋文餘作傑定登劉釋文作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二日足下時事吾怪足下前從洛

十月七日集當力承足下子敬荀侯

足下家極知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偽

弟八

此蒸溼

子敬代父

月半同上

尊夫人

偽

適欲遣

書

智果

弟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

陳慕容

並無名人偽帖

薄冷

益郎

並歐書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遐

省前書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動

大唐

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故尔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監諸舍

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婦

右並羊欣

弟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者謂之與王述書

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真蹟自蘇氏婦

吾家

米元章禮部所作法帖題跋一卷真蹟藏西洛

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先君學士法帖刊誤盛行于世博訪米氏題跋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檢故書忽見。先君子親寫米氏題跋得之喜甚草書間有難解者取灑帖逐卷中語釋出斯文遂成全書乃命筆史抄錄附刊誤之後紹興癸亥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武陽黃訥識

記與劉無言論書

劉憲御史燾無言來予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於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瓮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鄧騭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尔見前篇今宗室仲忽及梁師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予因言見漢魏間人章表亦多用章草書今猶有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蓋此

雖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顛放易
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
懷琳所書絕交書多有古字若毫末等字
後子毫末等字宜有所受非懷琳自能作也
予云張彥遠言魯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
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
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
偽作衛夫人及七賢帖不逮此遠矣故竇泉云乃

有懷琳厥蹟疎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
則知絕交書誠有所放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
云今世有蕭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
他書全不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
隸與章草他書傳世者鮮矣予言淳化法帖中有
南唐人一手偽帖頗多如偽作山濤崔子玉謝發
卞壺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祕
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做書不

作傳摹與真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曉特取名以入錄故與真蹟混淆却多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予法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鄧騭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當時文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世呼爲率更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一碑乃銀青光祿大夫爲給事中史未嘗書也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

王方慶傳云自裒至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琊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琊後徙石泉也亦史誤云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爲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搃上寫之卽俗所謂書禪者予云洛陽文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

楮素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
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天宮寺一壁而已因甲子
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邢巒碑甚完全
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宜翁令人發
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灋也又云續帖
中春朝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灋帖中有柬
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柬之臨學者予又云裴行儉
以書知名而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法字甚

怪放恐非真也劉云嘗見行儉所書千字亦工云
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
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
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
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卽
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
觀疑卽瓚書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
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又云作鍾鼎須用

竹筆書乃佳子云不然今鍾鼎字若季嬭鼎伯彥
盦字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
謁蘇子容丞相未出閒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
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
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
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
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爲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
不用予云魏晉以來濃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

異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閒
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謂書名耳後人
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謂草字
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
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
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毋

翁侮成人

今本女無侮老成人

保后胥高

保后胥戚

女永勸憂

汝誕

歡憂

女有近則在乃心

今近作戕

女比猶念以相從

今作汝分

猷

各翁中

中各設

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

爾謂朕曷震動

天既付命

今付作孚

曰陳其五行

今汨陳

嚴恭寅畏天命

自亮以民祗懼

今亮作度以作治

懷保小人惠于矜寡

今人

作民于作鮮

毋兄曰

無皇曰

則兄自敬德

兄作皇

且以前人

之微言

今作微言

是罔顯哉厥世

今哉作在

文王之鮮光

今作

耿光

通殷就大命

達殷作大命

論語意與之與

今意作抑

孝于

惟孝

今于作乎

朝聞道夕死可也

今也作矣

是魯孔丘與曰

是是知津矣

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擾不輟子路以告

子憮然

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置其杖而耘

今置作植

其斯

以乎

其斯而已矣

譬諸宮牆

今諸作之

賈諸賈之哉

今賈作沽

又

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

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

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

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

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
 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
 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
 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郎中臣
 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
 書姓名既亾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
 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
 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劉弘郎中

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

雜未詳

下谿上缺谿上當

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
 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
 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
 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灋書
 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
 其可寶如此立字雜字案石經古本皆有之

漢簡辨

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篋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
 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
 皆章草書書蹟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
 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
 屬國都中二千石守此五字古本缺丞廷義縣令三水十
 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按
 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
 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騭為

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風夜克
 已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于平襄十一
 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此簡所謂車騎將軍
 者即鄧騭也所討畔羌者即先零也然以紀所書
 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
 止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既
 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安紀是年復有戊
 辰之詔蓋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

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據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亦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儻討之二年冬始召還而儻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是詔儻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部兵擊之西屯漢陽冬召儻班師據紀討羌在元年夏召儻在二

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明乃當時文字又日月首尾相應非如史之先後差謬宜以簡所書爲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攷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而多識也

銅戈辯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質則銅按周官考工記冶氏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孑戟也

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
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
若劍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利而漸直
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秘之
蹟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
從而繪之若矛槩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
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故冶氏之職又云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

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
不決旣謂之啄則若鳥喙然不容其刃之端上向
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款有作人形執戈者荷
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喙又胡垂秘直
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云其銘曰舟者蓋人
名也按陶弘景刀劍錄夏孔甲之劍銘一字曰甲
今內府所藏公非之鼎其名曰非公孫薑之鼎其
銘曰薑文亦皆一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

他銘識尤古質蓋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爲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按太史公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鍾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鍾皆用銅則秦所

銷之兵與楚盟鄭毋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曰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爲純鈞越王句踐寶劍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者亦闕五字皆非鐵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

也又按刀劍錄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况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管人上之又兄彭造正工治巧火齊得剝脫砥礪其銛至可以剗玉雖楚鐵劍之利亦亾以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為也則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為者亦奚足怪

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

鷓鴣賦辨

頃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真蹟鷓鴣雀賦者及得張芸叟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偽帖也按草灋亦如真行孳乳寔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於必如此至隋唐以來始省為扌如此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今偽書鷓鴣雀賦三字皆如唐人草灋此一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

字此殆妄人錄類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妄去

去字

未詳何本以妄為志

曰字其陋如此今藝文類聚亦有此賦

此二妄未有武攸暨題字乃作今市井人所作俗

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近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

三妄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

形模字畫無異及未有靜華二字乃摹灑帖子敬

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建畫

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為前

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妄既作偽帖又畫其像而偽

章題署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

不悟以為筆灑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

難知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

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同科蓋亦今淺俗所為見

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牆壁

是可歎也

古瓦辨

歐陽公研譜云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甯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尔

王敬武書辨

太醫丞樂君珍畜唐人一帖題云委曲付師範跋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爲劉夢得書以中云大駕歸定爲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按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琪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姪保義軍節度陝虢觀察等使琪狀封此琪與敬武書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耳大駕歸定蓋僖宗自鳳翔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爲都統征黃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而光啟三年王重盈入河中畱其子珙領陝虢節度事光啟在中和後此珙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題係義節度銜也敬武書此帖後一載龍紀元年卒師範始爲畱後余以此攷之是帖非夢得書明甚又夢得自以系出中山常著其壘而此印章乃彭城彌知非是珍以相示聊爲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鑄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典矣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灋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筵不能辨也此猶凶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爲僞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爲帖語及強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爲患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擷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爲一帖強爲王衍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強名爲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強名爲蔡

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為
 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為溫子升後魏碑便目為
 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
 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為浩書其不稽古如此
 至若張華帖內襍以寶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
 襍以灋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
 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疑有闕文如是者不可具載
 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

區區作偽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既以
 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
 殊可弔也信知識真者少何足怪云
楨之字公幹
 徽之子避廟
 諱舊改
 為枉之

二館辨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
 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
 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

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
 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  瓦徑尺字書奇
 古卽此觀當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
 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
 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但一觀名益延壽
 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是館當從史記
 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
 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古人用字有相

承通用如鵠鶴旌旄之類皆莫原其始觀武帝求
 神仙勤勤如此卒不遇真而東晉楊君周君乃不
 出戶庭親接靈仙卒皆仙去乃知得道雖假修習
 然在定分也

鉅仲匡辨

劉原父鉅仲匡銘以隸寫之云鉅仲作寶簋擇之
 金鏐銳鏐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旋樵米用饗
 大正音王寘飴具召飼鉅仲受無疆福必其饗飼

具餼

與饒同音飽也

鉅仲肴壽所謂鑣鑪即廣雅所載此

二字乃趙生所釋予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彌可信也鉅音其勿反樵側角反早取穀也飢徒兮反飢音祀鉅字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器歐公從而文之以數百言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鉅伯啟豈仲之兄乎

古器辨

鼎屬七甲鼎乙鼎非鼎乃甌也蓋甌之類丙鼎中

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發兩目之間非鼻乃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瞿父也巳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全敦非鼎也庚此漢人香盧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鍾最後丁號者柄差長當是鉦也尊爵屬四甲是卣中尊也中有人形亦古子孫字乙爵也文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仙山竝照智水齊名花朝豔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璫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

兵文體乃唐人鏡其體製亦不甚古乙銘曰青羊

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人民一字不明胡虜殄滅天下

得一雨暘節五資上二字不明長保二親下一字不明凡三

十字內有三字不明此乃漢鑑勝前一鑑遠甚乙銘

不可曉攷之博古圖漢有青蓋鑑銘青羊作青蓋又宜子孫鑑銘五資作五穀熟

永建石章辨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珍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在
未也我有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意不以其

魂無知而忘之尚冀其疾來歸也舊有不字從川本去之故

云我有之來歸上一字於隸灋疑是疾字意謂尔

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君新序稱甫為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

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為少作然

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

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

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
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
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壟
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
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
作也蓋董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尔董
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
川定後還成都卽浮江東欲適吳楚案武卒於成

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
將適吳楚畱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
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鄜迎家後收京
扈從還長安董於歸鄜便言移華州漏還京一節
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遊惠義寺
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
一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
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誤

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嚴公
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在
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
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

論飛白灑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灑
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艸灑正與
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豪筆乃能成字或輕或

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
字若不用豪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體中飛
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豪筆作與散隸頗相近坦

當作

但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灑洛陽唐恭陵

孝恭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首唐太宗飛
白亦如此作皆有豪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
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髹刷然以書殊不用
豪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非古也當蔡邕於

鴻都下見工人以聖帚成字婦而爲飛白之書非
便用聖帚蓋用筆効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
爲聖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
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飛而俚俗爛
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白爲帛
此尤無稽也

論臨摹二灋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
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
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
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
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論寫字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弔開注云真
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真誥所謂弔卽卷字蓋
從省文真誥音亦尔非弔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

真誥以此字卽篇字蓋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舜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爲失姝不知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號不但曰帝也其論二女一篇最爲

詳確據列仙傳江斐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退之難之非也余頃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爲然翁於江湘圖志論中其說蓋與余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照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

永又變此灑至唐人絕罕爲之近世遂窈然無聞
蓋去古既遠妙指弗傳幾至於泯絕邪然世豈無
茲人顧俗未之識耳

二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宏輩諸
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怪乃
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
之佳處蓋與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議之哉

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

三

晉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
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
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厝
筆處徒規規強効古人縱成但若印刻字耳

四

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

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闕古人之闕一字是淵字原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為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天一作勢失矣彼觀鍾彝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蹟寧不少損乎此可為知者道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灑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灑有真一行草三以言

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真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六

凡書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而作衡灑不斜則濁此體惟鍾索逸獻真知也宋齊梁人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近也

七

陶隱居集楊許三仙君真蹟論其書云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能大大較雖祖効邠灋筆力規矩兼於二王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峰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迺能而正書古拙隱居管見張道恩善別灋書歎其神識今觀三君蹟一字一畫皆墜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尔三

君書蹟今無復存獨唐竇叟述書賦著楊真人行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蹟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古人之知音益稀安得隱居道恩輩與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蹟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

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與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真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

不堪位置舉止羞澀乃梁武帝評羊欣書

二

凡書衡一作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者強作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妙宋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

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蹟雖差近古然終不脫氊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四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灑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灑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蹟夸詡以為希世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五

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

詩也

六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追唐而筆勢超超意出褚薛上矣比來空一字陽號知古灑然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疎闊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蹟同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論虞書千文

聞曾家所藏虞帖未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永輩不正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行書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為之者未知此虞本如何須他日見乃可辯真否也然世人藏虞行書帖如汝南公主墓志積時帖齊會帖疑有闕文

論張長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母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効其蹟及反覆徐觀

至鴈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枿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鶩而不離繩矩之內猶縱風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劍者交光飛刃歛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鸞飛騰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怪奇從而効之失其指矣管之聖人縱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

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形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之所以無爲而無不爲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放曠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鍾期也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全羽爲旛析羽爲旌又道路用旌節卽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員如幢下復數層紅羽鬖鬖然如夜合花卽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

簿中節亦頗類此其首亦員相去尺餘有數層員版以鼈牛毛綴之亦鬖鬖然蓋析羽之遺法然漢節但旌節之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故漢人所持節俱闕合符之制今觀顧畫節首之下縣一物若書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鹵簿節乃無此

秦昭和鍾銘說

此鍾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攷之音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題云据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鍾則爲其公時作也據本紀始襄公至桓公爲十二公此鍾則爲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管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

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

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

史記作蟬

公不立寧

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以銘所謂十二公攷之若以非子始爲附庸則至成公爲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爲周大夫襄公始爲諸侯則如歐陽說至康公以桓公爲十二公然據銘云不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言皇祖奄有下國蓋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爲始雖曰附庸蓋亦

東觀餘論 卷之十一 六十九 汲古閣
國也况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爲奄有下國乎
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鍾爲成公作無疑
矣又所謂十有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爲公之
數而歐陽公以爲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鍾者
爲十三世亦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爲
君者固自稱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
謂之公也

商著尊說

按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
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
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按凡以
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
有無乃可爲與此器旣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
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
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
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

雲雷回旋之狀而足皆著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弟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為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傅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為蚩尤之象者皆為飛獸而傅以肉翅咎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馘之戒此尊之飾蓋蚩尤也

商素敦說

按古敦之存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牧敦

散敦號姜敦之屬率皆有款識言時稱伐比他器為詳大抵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款識外無文鏤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徃徃皆宗器也此既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為兩雌首以吞吐雙耳下有兩珥承之猶其尾然蓋若宗彝之章以智為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俊心而知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其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



以雌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園觚說

按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觚容受宜其比爵為多
山觚之脰飾以四山下為觚稜園者但觚而已晉
人所謂破觚為園故或稜或否具此二者不獨稜
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間可握可
拱蓋臣拜君酢跪而受之端而飲仰而奠於地復
拜與圭勿日相為用

自與至用川
本去上七字

故其為拱握之

制而其腰間有穿若交午然蓋奉執之際貫之組
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間
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沈湎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
而鮮文飾蓋商器耳

周狸首豆說

按古寶器之有豆徃徃小殊而大同若姬賓母豆
則鑲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制有
會可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跌此豆之足殊類祖

癸雖冶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作云其側獸面若狸首者案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狸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即名以求其義蓋取所田之物為名狸獸之小者言小獸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為乾豆蓋以祀事為先此豆飾以狸首義或出此其廟享之器歟

周史伯碩父鼎說

右二器形制欵識悉同而文字刊缺以二鼎參讀

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為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羨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穎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欵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穎者蓋碩父之

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
史黜晉有史趙率以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
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
類是也又幽王之臣有號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
父亦近之然號石父號公也未嘗爲史而晉之伯
石乃楊食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伐於鼎是
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周與舟同史伯周
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大妣號曰周

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
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
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
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以配子
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
者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戡敦文曰乙子
今此鼎文曰巳子是也或曰戊與巳同類古尚未
分則所謂巳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巳合古亦未分則所謂
巳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
是銘之卒章曰用斲綽縮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
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縮坐裕後昆俾昌
而大故曰綽與萬季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
也鼎唇之文鏤爲龍與饜饜之象而腹皆作龍鱗
與周賓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
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款一字

案林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
有巳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
觶以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
以獻酬之器故或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
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
也與杜舉巳舉異矣以載籀考之宋之僖公名舉
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

然史舉賤而為監門唐舉微而為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為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亡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為銘之灋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弟銘以非公孫薑之鼎弟名以薑亦一字尔

周宋公鼎說 銘款六字

有蓋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繼之餽鼎繼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攷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攷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繼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繼為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弟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餽鈺鼎字畫體一而鈺鼎之蓋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



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邪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繡女及敦繡亦人名弟字畫意象視鍊鼎為古則敦繡與繡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繡耳

微款識作敦與微同妙也

周方鼎說

按古寶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款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從彝王伯方鼎則謂之寶盞惟陀員庚申方鼎乃謂之鼎然

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為灋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玉盞故曰寶盞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謂之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蓋周器也故目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犧牛之全體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略無款刻蓋用於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為祀器著自作之時

而爲養器與矣他器無欵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爲多蓋亦推已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羣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多蓋大亨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爲燕饗器乎鼎之四足皆銜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从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

此飾以羊意亦寓此鼎之脣緣其文鏤也合則爲饗養以著貪暴之戒散則爲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龍此器之龍如之至於足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則以激肉洎之滓濁兼取其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此

周寶蘇鍾說

右二鍾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龠鍾走其萬
 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按尔疋唐虞曰載夏曰歲
 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蓋周器也
 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管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
 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
 公牛馬走班固自稱曰走漢書作僕亦不任廁技
 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類此器所謂
 走者如此然則走之號非獨始於漢蓋亦上矣此

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
 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按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
 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
 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周之宗室
 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管武王伐商以造周
 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
 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賡之文考尊師餘之文考
 彝哉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

之器乎與此鍾異矣是鍾於于鼓之間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烏鍾之制晉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鸞鸞鳳類也二鍾之飾其鸞鸞歟所謂作寶龠鍾者按國語泠州鳩之論鍾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勳鍾名曰昭和鍾而此名曰寶龠鍾

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鍾則謂之寶龠龠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也

周雲雷鍾說

按此鍾形製與諸雲雷鍾同特於于鼓之側別飾以一雲一雷亦猶周鳳鍾鳥鍾於于鼓之側特爲一鳳一鳥以代銘款則知是鍾蓋周器也雷動而

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萬物先王
作樂崇德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而澤之莫大於
是故雲雷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
間而作樂之意蓋亦有寓乎此者

周罍周洗說

案冠禮設洗直

士冠禮
音直

于東榮水在洗東燕禮設

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雷罍水在東說者以謂水器
尊卑皆用金罍此罍與尊罍之罍名同而用異夫

行禮之始務於自潔故以罍洗為先洗於文從先
用是故也罍洗設於東南而雷鼓以春夏罍於文
從雷用是故也古之制罍既用金洗亦當然此罍
也洗也其制皆金洗之飾以龜魚以涓潔為義罍
之飾以雲雷以潤澤為義是二器也形制淳妙意
象高古非周人不能為也又其出也同地其得也
同時以罍承洗合若符祭而祕閣舊籀以洗為瓮
以罍為缶初未知其為是物也臣等因受詔檢校

而攷辨之主上聖心灼見其然命有司取其制度以備新作禮器之一乃知此器自周訖今載祀千餘隱祕弗見以待聖人制作而後顯於戲豈不躋歟豈不躋歟

周一柱爵說

素爵附

案古爵皆設兩柱用以反坫則相承而安此前二爵制皆一柱覆則欹倒豈以一於飲而不知節則有顛濟之患用為彝酒之戒歟亦猶欹器以覆戒

滿之義也四器皆無銘款其一腹篆隱起為饗饗雲雷之象文鏤深明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弟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雷罍說

按禮爵夏以琖商以罍周以爵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罍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

取其猶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爲下矣學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味尾此爲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學腹柱皆飾以雲雷柱則畧爲禾稼腹則雜以饗饗饗饗之爲物食人未盡還齧其軀又其目在腋下山經所謂狍鴟者故多以飾器之腋腹象其本形示爲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爲饗貪食爲饗以此器觀之則是象

非特爲財與食之戒亦以儆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按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寘母無異然器之足篆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用以食古之簋簋鼎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卻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

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餽也豆雖以盛菹醢其食也亦仰會取而濟焉非特於義為安蓋亦適於用

周素盦漢小盦說

按說文曰盦覆蓋也蓋盛滫飯之器加蓋以密之其蓋可卻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器有邛仲孫伯弔之饋盦與此前二盦形制畧同然彼有蓋文鏤繁縟此亡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

一小盦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為

宋經鍾說

右宋經鍾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經鍾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鍾原其出則宋地也聖詔有曰得英經之器於受命之邦即此鍾也是時帝作大晟即取以為鍾法謹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也經即古文莖絲帝顓

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經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鍾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皇朝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季而經之器出于受命之邦適丁聖上駿惠先烈登崇

耆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洋際天蟠地豈特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哉且莖鍾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寶爲時而出蓋以昭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又古鍾之得于今者惟周爲衆其制類多上設衡甬旁傳旋蟲或內實而側坐之或仰通而中貫之率皆振掉弗安惟經鍾也雙螭蹲踞以爲平紐大晟之鍾實取則焉故其坐之也正其

鼓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于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罇說

案周官鼓人以金罇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圓如碓首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淳于南史稱齊始與王鑑為益州刺史有以淳于獻者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筍色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

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則聲如雷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綬與南史之說同但罇首巨而圓下乃寢小非若筍也及舂之于地則聲自上發回旋銅磕於罇之首磅礪不散甚大而宏亦若雷然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而振以芒也此器本六長短相弟其三已歸內府制作尤工皆周器也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漢器耳周罇之系獸叩首卷尾為雌之狀雌智獸



也智於方屬北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罇於文从金从孰謂陰與陽和而孰故曰和鼓以義孝之和則可否相濟辨而和和而孰陰陽辨於北之時如之宜和鼓之器飾以智物是器也祕閣舊籍目之爲鍾初未知其爲罇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稽經而合庶可備采擇之一焉

漢罇文甌說

按說文甌甌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

戲揚雄有覆甌之語雖出於善謔然當時覆此器必以巾冪之屬爲無益故也今此器但可出納而無益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按壺之象如瓜壺之壺函詩所謂八月斷壺蓋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因壺以爲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真物也今此壺形羨若真壺然

殆漢世取象太巧故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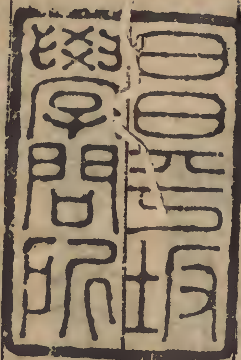
漢小方壺說

按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製絕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鈔相類蓋漢世物也鈔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為器必具方圓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為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漢漏壺說

按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筩若渴烏然所以節水也此亡有疑作其字蓋餘製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蓰之者蓋孔壺為漏浮箭為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

大小長短相次若陞城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



東觀餘論卷上終

